

贝多芬《“悲怆”奏鸣曲》（Op.13）第三乐章音乐分析

景金团

西北民族大学，甘肃兰州，730030；

摘要：本摘要聚焦贝多芬《“悲怆”奏鸣曲》（Op.13）第三乐章，通过曲式结构、音乐语言与情感内涵的多维分析，揭示该乐章在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转型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乐章以回旋奏鸣曲式为框架，创新性地将在再现部由降E大调强行转c小调，打破古典调性平衡原则；通过半音化和声、动机碎片化发展与强烈的节奏力度对比，构建“抗争—希望—超越”的情感叙事。这种形式服从情感的创作逻辑，不仅彰显了贝多芬早期作品中个性化的情感表达，更预示了浪漫主义音乐对主观精神世界的深度开掘，为理解其后期创作的史诗性风格提供重要参照。

关键词：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

DOI：10.64216/3104-9672.25.04.027

1 作者及创作背景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是德国作曲家、钢琴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被尊称为“乐圣”和“交响乐之王”。无疑是音乐史上一座巍峨耸立、难以逾越的高峰。他出生于德国波恩的一个平民家庭，家族有着深厚的音乐渊源，祖父与父亲皆为宫廷歌手。贝多芬的创作生涯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早期创作（1792-1802年），他在继承古典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开始探索个人风格，受海顿、莫扎特等前辈影响，作品带有一定的古典主义印记，但已初现创新端倪。如《第二钢琴奏鸣曲》和《第三钢琴奏鸣曲》中，他用谐谑曲替代小步舞曲部分，弱化了奏鸣曲的宫廷特征，为作品注入更多活力与个性。中期创作（1803-1815年），贝多芬已誉满欧洲，此时他的作品风格发生显著转变，摆脱了传统束缚，更加注重情感的强烈抒发与戏剧性冲突。1804年完成的《第三交响曲“英雄”》，是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这部作品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原本是为歌颂拿破仑而作，后因拿破仑称帝，贝多芬愤而将题词改为“纪念一位伟人”。此外，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第五交响曲“命运”》《第六交响曲“田园”》《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五钢琴协奏曲》等众多不朽名作。晚期创作（1815-1827年），贝多芬完全失聪，生活陷入更深的孤寂，但他的音乐创作却进入了一个更为深邃、超脱的境界。他的作品结构更为复杂，和声运用愈发大胆创新，情感表达也更加内省、深刻。如《第九交响曲“合唱”》，创造性地将人声融入交响乐，实现了声乐与器乐的完美融合，表达了对人类团结、友爱

的美好憧憬；弦乐四重奏《大赋格曲》《迪阿贝利变奏曲》等作品，在技法与思想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798-1801年，正值贝多芬音乐事业逐步迈向辉煌的关键时期，命运却与他开了残酷的玩笑，他开始察觉到自身听觉出现衰退迹象。对于一位将音乐视为生命、依靠敏锐听觉进行创作与演奏的作曲家而言，听力问题带来的打击难以想象。在1802年写下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贝多芬倾吐了因听力衰退产生的极度痛苦、绝望，甚至一度萌生自杀的念头，但最终凭借对音乐的热爱与顽强的意志，发出“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的呐喊。

彼时欧洲正经历剧烈变革，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解放浪潮席卷全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深入人心，唤醒了人们对个性解放与自我价值的追求，这一社会文化氛围深刻影响了贝多芬的音乐创作。同时，欧洲音乐界正处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型关键期，古典主义重形式规整、情感节制，浪漫主义则崇尚个人情感的自由宣泄。贝多芬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在《“悲怆”奏鸣曲》第三乐章中融合古典曲式框架与浪漫情感表达，成为音乐风格转型的重要标志。作品既保留回旋奏鸣曲式等古典内核，又融入强烈力度对比、半音化和声等浪漫手法，其饱含的个人情感与抗争精神，与时代追求个性解放、挑战权威的思潮相呼应，不仅是贝多芬的内心写照，更承载着那个时代人们对命运的思考、对自我的探索和对理想的执着，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

2 曲式结构分析

1798-1799年，初入维也纳的贝多芬，在疾病初

现、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困境中，将对命运的抗争与生活的期许，凝练成题献给卡尔·冯·里希诺夫斯基亲王的《“悲怆”大奏鸣曲》。这部早期杰作，不仅是贝多芬亲自题名的两部奏鸣曲之一，更以极具张力的音乐语言，勾勒出他在迷茫中坚守希望的精神图景。彼时的他，已系统研习作曲技法，怀揣成名抱负却深陷陌生环境的桎梏，正是这种矛盾与挣扎，孕育出了这部充满戏剧张力的作品。

作品第三乐章快板（Allegro）以c小调为底色，采用2/2拍节奏，在210个小节的回旋奏鸣曲式结构中，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感之旅。呈示部（1-78小节）率先铺陈灵动的旋律，似在黑暗中探寻微光；展开部（79-120小节）将情绪推向高潮，音符的跌宕起伏如内心的波澜翻涌；再现部（120-210小节）则以经典旋律的回归，完成对主题的升华。

不同于常被误读的“欢快”表象，这一乐章实则是贝多芬对“悲怆”主题的叛逆与超越。c小调与生俱来的悲壮基调，裹挟着下行的旋律线条，如同命运的阴影挥之不去。但贝多芬以天才般的笔触，赋予其激昂的反抗性格——快速的音阶跑动、强烈的和弦冲击，无不彰显着挣脱桎梏的决心。乐章中，音乐时而如疾风骤雨般宣泄，时而似低声倾诉般柔情，在幻想与现实的交织中，迸发出敏感而炽热的思维火花。尽管结尾处沉重的和弦如阴霾重现，却难掩全曲洋溢的希望之光——这不仅是对第一乐章悲剧性的有力回应，更是贝多芬向世界宣告：即便身处黑暗，也要以音乐为剑，劈开命运的枷锁。

2.1 整体结构框架

第三乐章采用回旋奏鸣曲式，兼具奏鸣曲式的矛盾冲突与回旋曲式的主题重复特性。具体结构如下：



图1 主部主题

呈示部：（1-78小节），由主部主题、连接段、副部主题、结束段和主部主题再现五个部分组成。呈示部的创作风格是非常慷慨激昂的，好像展现了一个不畏艰险，勇敢抗争命运不公的青年英雄形象。贝多芬以精妙的结构布局与细腻的音乐语言，为全曲奠定了激烈情感

碰撞的基调。呈示部采用乐句扩充的形式，主部主题在C小调上展开，以弱起节奏悄然切入，右手主旋律似隐忍的低语，在弱力度的控制下娓娓道来，旋律线条充满歌唱性，辅以轻巧灵动的装饰音，宛如在悲伤中仍保留着一丝对美好的向往。这一主题以完满的完全终止收束于C小调，宣告了悲剧性基调的奠定。

随后，18-24小节的连接部成为情感转折的关键枢纽。贝多芬运用调性转换的魔法，从压抑的c小调巧妙转入明朗的降E大调。在节奏处理上，强弱交替的张力如同绷紧的弓弦，强音似内心的呐喊，弱音如短暂的喘息，强中带弱、弱中藏强的节奏型，将一股亟待释放的爆发力禁锢在和弦之中，营造出强烈的戏剧性冲突，仿佛暴风雨来临前的压抑与蓄势。



图2 副部主题

进入25-36小节的副部主题，音乐世界豁然开朗。降E大调的明亮调性如穿透乌云的阳光，一扫主部的阴郁。旋律线条无论是上行的激昂攀升，还是下行的婉转流淌，都展现出连贯、流畅且轻盈的特质，八分音符的三连音节奏型赋予其灵动的韵律，恰似困境中闪现的希望之光。8小节的和弦乐段作为补充，以沉稳的四分音符陈述，短暂的停顿后，三连音节奏再度回归，自然地衔接至再现部的过渡，在明暗交织中完成情感的过渡与升华。

37-54小节的结束部由连续三个小主题构成，持续保持在降E大调。整体节奏呈现出快-慢-快的动态变化，如同情绪的跌宕起伏。主题以弱力度悄然登场，出其不意却含蓄克制，随后节奏逐渐加速，力度亦随之增强，将情感的波澜层层推进。

55-61小节的连接部如命运的急转，音乐骤然回归忧郁的C小调。贝多芬在此运用急速下行的音阶，宛如倾泻而下的悲愤洪流，将压抑已久的愤怒情绪彻底释放，尖锐的音符似利剑刺破平静，将听众带入更深的情感漩涡。

直至62-78小节，主题再度浮现，调性由C小调转入降A大调。降A大调特有的深沉色彩，使得情绪愈发低沉，仿佛坠入更深的精神困境。旋律的起伏与和声的变化相互交织，将内心的迷茫与挣扎渲染得淋漓尽致，

为后续音乐的发展埋下充满张力的伏笔。



图三 展开部主题

展开部（79-120 小节）犹如暴风雨中的宁静港湾，构建起与激烈主部形成强烈张力的音乐世界。在 79-94 小节，作曲家以细腻笔触勾勒出幽静柔和主题。



图四 典型音型

图四中以十六分音符为主的分解和弦音型如潺潺溪水般流淌，在中音区铺陈出温暖的和声底色；当#f小调的旋律线条悄然浮现时，其级进式的音程进行与切分节奏的运用，勾勒出近似奥地利连德勒舞曲的抒情轮廓。这段音乐中，贝多芬通过频繁的力度变化与装饰音点缀，赋予旋律以灵动的呼吸感，仿佛在黑暗中窥见一丝曙光，将“不向命运低头”的乐观主义精神化作具象的音符语言。而 95-120 小节，旋律陡然转入 C 小调，左手持续的八度低音如战鼓般敲响，右手激昂的分解和弦与坚定的附点节奏层层递进，将斗争意志推向高潮，象征着对胜利的炽热信念。



图五 属和弦的持续

该段运用音阶下行与三连音的形式，强强的力度，最后结束在开放性的属和弦上，为连接再现部做铺垫。这段舞蹈性乐段在音响上呈现出独特的“柔中带韧”特质：钢琴的弱奏（piano）处理让音色如薄纱般轻柔，却在声部交织间暗藏力量——高音区的颤音与低音区的震音形成空间呼应，恰似在阴霾中摇曳却始终挺立的烛火。这种由再现部延伸而来的忧伤情绪，实则是对命

运抗争的另一种诠释，在静谧中积蓄着破茧而出的能量。

再现部（121-182 小节）将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回归到 c 小调，调性统一，体现了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但内在的炽热情感已显露浪漫主义倾向。

尾声（183-210 小节）主要以连续三连音为主，伴奏织体用分解和弦与柱式和弦，第 193-201 小节用突强的力度进行，而在第 202 小节后用弱的力度，整个情绪形成强烈的对比，起伏巨大，最后又在强强的力度上用三连音的音阶式下行结束在 c 小调的主和弦。

悲怆奏鸣曲第三乐章以其激昂、奔放的个性而著称于世。这部作品不仅仅是贝多芬音乐创作生涯中的杰作之一更是古典音乐世界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3 情感内涵与哲学意义

3.1 个人经历与音乐叙事的互文

贝多芬的一生是与命运抗争的史诗，其《“悲怆”奏鸣曲》第三乐章便是这份精神的经典凝萃。创作此乐章时，贝多芬深陷失聪的绝境，却将痛苦化作艺术养分，让音符成为与命运搏斗的印记。

乐章里，C 小调主部主题从压抑的弱起逐步积蓄力量，恰似他在困境中挣扎奋起的人生写照；转入降 E 大调的副部主题，以明亮调性与灵动节奏，投射出他对理想、幸福与自由的热切渴望，即便再现部回归阴郁，对光明的向往也从未消散。

即便身处完全失聪的境遇，贝多芬仍突破生理与现实的桎梏，抵达生命的崇高境界。乐章尾声的急板强奏将情绪推至巅峰，是音乐的高潮，更是他精神的升华，让他从苦难的个体成为超越苦难的精神象征。

他如普罗米修斯般，将痛苦、挣扎与希望熔铸成具有普世价值的音乐火种，这份艺术结晶不仅能让听众感受震撼，更能为困境中的人汲取力量、慰藉心灵。《“悲怆”奏鸣曲》第三乐章书写的人类精神篇章，跨越两个多世纪，至今仍激励着人们直面生活、追寻生命真谛，也让贝多芬成为当之无愧的人类英雄。

3.2 古典形式与浪漫精神的辩证

乐章虽采用古典奏鸣曲式，但在多方面实现突破。再现部副部调性颠覆，使结构服务于情感；密集的力度对比与半音和声直接传递个人情绪；将苦难升华为抗争力量，赋予悲剧英雄主义色彩，实现了古典形式与浪漫精神的辩证统一，展现出从客观平衡到主观表达的美学转型。贝多芬“扼住命运咽喉”的精神，在第三乐章中也得到具象化。主部激昂动机是与命运对话，副部光

明调性是对理想憧憬,展开部调性混乱对应失聪危机下的精神困境,尾声强奏终止则是超越苦难的宣言,音乐叙事与他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连。

4 结论

解读《悲怆》,得以窥见贝多芬音乐宇宙里炽热的灵魂图景。他以音符为刃,于命运荆棘中辟出希望之路,诠释生命的崇高与坚韧。“悲怆”并非单纯的哀伤,而是他将苦难淬炼的精神图腾,是对命运的深沉叩问,更是满含抗争勇气与乐观信念的生命赞歌。

贝多芬精准拿捏乐曲的情绪分寸,悲怆底色与激昂旋律交织出强劲音乐张力,却始终哀而不伤。第三乐章结尾,明亮音色如破晓之光穿透阴霾,旋律渐强、力量迸发,将作品推向凯旋巅峰,这既是音乐结构的完美收束,更象征人类精神冲破命运桎梏,音符与旋律皆是反抗封建、奏响自由与尊严的时代强音。

这部跨越两个多世纪的杰作,传递着永恒启示:困境如暗夜,心怀信念、坚守理想,便能在跌宕中奏响生

命华章。即便在现实迷雾中独行,《悲怆》的旋律也能点燃内心火种,照亮人们跨越荆棘、奔赴光明的征途。

参考文献

- [1]郑巧.试析贝多芬钢琴奏鸣曲Op31.No3的乐章结构[J].当代音乐,2016,(02):58-59.
- [2]许娜.贝多芬早期艺术风格探究——以《c小调奏鸣曲》(悲怆)第三乐章为例[J].艺术评鉴,2024,(05):86-92.
- [3]王丽珍.贝多芬c小调奏鸣曲《悲怆》第三乐章结构与创作特征分析[J].黄河之声,2023,(21):88-91.
- [4]舒聪.浅谈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第三乐章情感与技巧的研究[J].黄河之声,2022,(06):130-132.
- [5]陈楚楚.贝多芬钢琴奏鸣曲Op.13No.8第三乐章浅析[J].艺术评鉴,2020,(12):62-64+68.
- [6]高小桥.磨难与新路——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悲怆》第一乐章之艺术探析[J].四川戏剧,2023,(09):127-130.